

心香一瓣

真真假假

陈 华

申鹏下班时，夕阳已经西下了，忙了一天，终于可歇息了。

回家要经过海韵广场，广场上，喜欢运动的大爷大妈晚饭后都出来散步了，还有年轻妈妈推着孩子，车上的婴儿手舞足蹈，开心地笑着。也是，这时候不冷不热不晒，正是户外活动好时光。

天空中飞来一群鸽子，浅蓝的背景下随即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嗡嗡的鸽哨声从申鹏的耳廓飘过。他以最快的速度转移了视线，可身体还是连打几个寒颤，额头都冒汗了。

剩下的路是如何走回家的？申鹏自己说不出。

推开家门，菜香饭香扑鼻而来，不仅有香，还有暖流，那暖流有穿透人性的柔软，在申鹏心中，家是温馨的港湾，归家的人就如远航的船，有靠岸的安适。

餐桌上有申鹏喜欢的梅菜扣肉，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配上幼嫩的菜干，口感绝佳，风味独特，最适合下饭。母亲还准备了红烧酿豆腐，外焦里嫩的豆腐撒点小葱，色香味俱全，也是申鹏喜欢的。此外，还有花甲煮金不换，乳白的汤，配上绿色的金不换，十分诱人，堪称补充能量的琼浆玉液。

五彩地絮语

人如食甜

郭华悦

食物的甜，有两种。

一种，来自于调料。放了糖的食物，食之如饴，可往往经不起慢慢品尝。初尝时惊艳，过后却容易心生烦腻。由外强加的甜，终究只能是味蕾上的昙花一现。

于是，就有了第二种甜。这另一种的甜，来自于食物本身。这食物，可以是牛肉，猪肉，亦或是鱼肉等等。看似与甜蜜不沾边，却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甜。

就好像炖一锅牛肉汤，慢慢熬，直至汤汁浓郁得香气四溢。这时，连调料也不放。尝一口汤汁，初时的肉香过后，舌底涌上来一股甘甘甜甜的味道。这味道，就是从骨肉里散发出来的甜。种种食物，千滋百味，但好的食材往往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后劲甘甜。

这样的甜，能取代调料，让一锅汤变得活色生香。

人如食，也有两种甜。

一种甜，亦是来自于“调料”。人处于世，总得有点什么，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调料”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甜。笑容甜，嘴上更甜，这样的“调料”一下，哪怕是几分钟前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几分钟后也能甜如知交。

可这样的人，如同加了糖的食物，往往都是我们需要避开的。食物丰富的如今，如果没有充分的运动量，对于甜食则需要克制。否则，高糖饮食拖垮的，不仅是味蕾，还有身体。以至于，现在的人谈糖色变。

令人“色变”的，不应该仅仅是高糖食品。人，亦如此。一个嘴里甜蜜的人，能让人在短时间内，身心愉悦。可长期生活在这样的“蜜罐”中，让糖分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不仅容易迷失自己，且会让生活堕入深渊中。

这么一来，第二种含“甜”的人，就更显得可贵了。不需要甜言蜜语，却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适当且妥帖的关怀。这样的人，就像一锅文火慢炖的汤汁，将食材本身的原味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是，也就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甜，格外暖心。

在这样不需要“调料”的甜之中，是一个人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味道。素面朝天，不加修饰，不必用大量的甜强加于己身，勉强修饰出一种甜得发腻的味道。而是仅凭着自己的光芒，就足以让人心安帖，日子甘甜。

尝美食，品人心，甜中亦有百般味。

人生感悟

留给自己的十八分钟

王南海

台湾文学家蒋勋在一次演讲中，曾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的一生，有没有可能至少留十八分钟给自己。如果，仅仅这十八分钟，让你得见满山杜鹃染红的春天。算不算奢侈？”

留十八分钟给自己，乍听起来，感觉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可是，我们每天奔波着，似乎总是忘了自己，忘了聆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留十八分钟给自己，真正独自属于自己的时间。在短暂的时间里，自己可以冥想、读书、写字、旅行或者只是单纯地发会儿呆。

我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在桔黄色的台灯下，安安静静地读几页书。一天的劳累和快节奏，似乎都会在此时，变得柔和而美丽。翻开书页，是一本《丰子恺散文》，书名是《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幽默风趣的文字，配上精美的插图，让人爱不释手。在书的最后一页，写着这么几句话：“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此时，你会看淡很多矛盾与纷争，内心变得平和而豁达起来。这短短的十八分钟，让人如沐春风，似乎在与一位智者进行着灵魂的交流，收获满满。有时候，我喜欢读一些游记，似乎跟随着作者的脚步，我也行千里路，感受着一路的颠沛流离，欣赏着一路的风光迤逝，每每看到那些快乐的孩子，纯净的眼眸，心中似乎一片明澈。

留十八分钟给自己，喜欢在闲暇的假日，一个人慢慢地敲打电脑键盘，写下一串串文字，那是我心中缓缓流淌的小溪。此时，我感觉自己的手指极为灵活，它可以在键盘上舞蹈，写下我心灵流淌的声音。此时，我是幸福的，似乎我就是舞台上最美丽的舞者，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独特，自己的美。这安安静静的时间里，我是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心灵的。

我喜欢旅行，喜欢观察一朵花开，一只蝶舞。每一种生物都是灵动的美丽的。行走在路上，我们做回了本真的自己，内心敏感而多情。此时，孩子单纯的微笑，老人沧桑的面庞，情倡缠绵的爱意，陌生人温暖的笑脸，都会瞬间打动我，继而让我泪流满面。这些短暂的时光，相比于生命，似乎显得沧海一粟。可是，这属于自己的时光里，才是一枚枝子生命中最值得回忆的珍珠，在生命的长河里煜煜闪光。为此，我们千里奔袭去看大漠胡杨，一路自驾去西藏感受生命的震撼；上高原赏桃花，到雪山采蘑菇，访深山里寻石头，每一次发现美，感受美，都是一次生命最慷慨的礼物。

人，不会永远年轻。青春的列车呼啸开过后，必须是接受慢慢地变老。一路走来，你是否懂得，要留给自己十八分钟，慢慢地走，慢慢地看，享受生命中美丽的东西。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欣赏生命赐予我们的不同的美。

留十八分钟给自己，记得弯腰拾捡生命中的点滴美好，就像那漫山遍野开放的杜鹃；就像那雪山日出时的日照金山；只要懂得欣赏美，珍惜美，才能把人生中的所有苦难，都能在经历过痛苦后，依然相信生活，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甜蜜和芳醇……

的舅舅吧，他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上班，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们。”

申鹏更头痛了，原计划回家好好缓解疲劳的心愿成了泡影。自打下班看到鸽子到现在，他就心烦意乱。事情虽然过去快二十年了，只要想起，仍心有余悸。

高三那年，一天放学回家，天空中飞翔的一群鸽子把申鹏迷醉了，以至完全忽略了迎面疾驰而来的大货车，千钧一发之时，是丁姨的丈夫李叔冲上前，把申鹏狠狠推开，而李叔的双目却从此失去光明……

妻子的舅舅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负责人，这个申鹏记得，但申鹏明白纪律的严明和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当然也懂不能为难舅舅，更不能害了舅舅。

申鹏十分希望杨柳能早点回来，妻子在交警部门上班，加班加点是常态化了。好不容易等到十点半，杨柳终于回来了，他顾不得体贴，一股脑把今天的事全倒出来。他相信杨柳的脑子特别灵敏机智，每每在关键时刻要比自己的应变能力强。

这些年来，丁姨、李叔的名字杨柳听了上百遍了，那些故事也耳熟能详。但她与申鹏的想法一致，绝对不能给舅

舅添麻烦。

第二天上午，申鹏忙完一堆业务后，抽空打开手机，微信里，杨柳发来一段文字：“老公，我想到办法了！要不我们暂不买车吧，把那20万元先给丁姨的孩子上学用，到时我们统一口径说，是二十年前那个货车司机委托交警转给孩子读书的赞助费。让这个爱心故事，也留下我的一份！”申鹏刚给妻子发出一个感恩的表情，母亲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怕在家时说这些，让儿媳听到不方便，就在电话里一再强调要申鹏帮帮丁姨。

有妻子的大力支持，申鹏爽快地回应：“妈，您放心吧，这事我们会解决。”

当申鹏和杨柳把钱交到丁姨手中时，她和李叔半信半疑，丁姨提出能不能跟司机见个面？杨柳沉默一会，对丁姨说：“对方有叮嘱，这事只有你我他知道就行。”

杨柳能说会道，终于让丁姨安心地收下这笔钱，有了这笔善款，孩子读书费解决了，丁姨他们也就不必到郊外租房了。

从丁姨家出来，申鹏和杨柳会心一笑。



惬意

彭正龙 摄

世间万象

一元菜

刘 卫

我一直在“称重计价”的快餐店当店长。前几年，这种售卖方式很火，老板顺势扩容了四家分店。每个店都盈利，老板赚得钵满缸盈。可近些年，随着外卖到处伸出触角，实体店的堂食受到巨大冲击，好几家店开不下去。老板把业务收缩，集中保我们这个“总店”。

那天中午，老板面色凝重地又来巡视。当时正值就餐高峰，店里虽然不像以前那么火爆，但还是有四十多位顾客，还都是些老面孔。老板把我拉到外面，带点小兴奋，悄声说：“大刘，这不就是‘实力宠粉’嘛！如果我们也搞外卖，顾客到现场体验感就没啦！况且，这些外卖的单价价变得越来越高，还要等很久。真正图实惠的顾客，还是喜欢‘堂食’嘛！”

这时，又有几个白领模样的顾客进店，娴熟地拿起餐盘和方便饭盒，在掂量着舀菜。老板见状，顿作思索，对我耳语：“不成啊，我们这种称重量算总价的方式得改。时间长了，顾客会有消费疲倦，觉得聊无趣味。另外，菜炒多了，卖不出去，也会增加经营成本。”

我点头，表示很有同感，但一时无改进良策。突然，老板一拍秃脑门，兴奋地说：“大刘，在下周一，我们改卖‘一元菜’。”我一时迷糊，问他：“啥‘一元菜’？具体咋操作？”老板胸有成竹地解释起来：“我们可提个口号，‘全场荤素菜，一筷子一元。你有本事夹，我们就敢送’。夹一筷子，发一只小牌子。到最后，我们按顾客所交的牌子收钱。”

我觉得这个点子有创新，补充道，如若

张三是个有故事的人。自小到大，他的身边常常围满热心的听众，他的开场白总是那句卖关子的话——听我讲个故事吧。

讲个什么故事呢？张三环顾四周，眨巴眨巴他的小眼睛，缓缓地讲起来。张三跟其他讲故事的人如出一辙，都善于讲自己的故事。最初，张三总讲他小时的故事。你还别说，张三小时的故事还是很多的。他讲起偷瓜的经历，总爱弄似地说他与众不同。当然，我没有这种经历，也不知道他的偷瓜方式有什么特别。

上了初中，张三的口头禅还是听我讲个故事吧。他讲起上学的经历，说他上学的经历同样与众不同。张三说，他上学时是个怪胎，总不好好听课，动不动就从窗户跳出去到操场上打篮球。特别值得一提的，张三说到这里顿了一顿，似乎有些卖弄。他接着说，那次他觉得饥肠辘辘，就趁着老师一时不注意，从书包里拿出焦黄焦黄的玉米面大饼子吃了起来。可不巧的是，吃着吃着被老师发现了，一个粉笔头打将过去……

其实，张三讲的故事并非编造，而是他的真实经历。在校时，张三不学无术，学业上总拖全班后腿，每遇到了公布考试成绩那天，他总是把自己的脑袋深深地埋

生活感悟

坚守的意义

鲍安顺

去菜市场买菜，经过的一排摊点，有十多个女人在卖豆腐，见到顾客，她们热情地打招呼，有时呦喝着，让你注意她。其中有位四十多岁的胖女人，豆腐摊摆在南边拐角，卖豆腐时很少说话。我观察这位胖女人，沉默中略显精明，面容敦厚纯朴，眼神和笑脸，总给人一种亲近感。

一开始买豆腐，我随意选择卖家，几乎在所有的豆腐摊，都买过豆腐。有些女人卖的豆腐，价格便宜，一元五角钱就可以买一块，有时五元可以买到四块豆腐。在胖女人那儿，二元钱买一块，少一分她也不卖。我买豆腐时，她轻声细语地告诉我，二元的豆腐，是二元钱的货真价实。她说话，像王婆婆嗑瓜子，干脆利落。

确实，她卖的豆腐比別人卖的豆腐，味道好多了，吃起来细腻爽滑，有股浓浓的豆香味，口感极佳。我因为图便宜，几易卖家，最后还是选定在胖女人那儿，长期买她的豆腐。时间买长了，她对我也有特殊照顾，有次我疏忽了，在微信上付款时，付了一元五角，她收款后，一声不响，递给了我豆腐。去年腊月下大雪，每块豆腐临时涨价五角钱，她却依然按老价格，卖豆腐给我。

她有位漂亮女儿，经常在豆腐摊帮忙，小姑娘像她妈妈一样较真，对还价买豆腐的人，总是拒之千里之外。有时，我故意逗她说，别人家豆腐为什么比你家便宜？她回答说，我们家的豆腐就是这个价，每天我妈妈辛苦做豆腐，还不够卖呢？我问她，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小姑娘听了，她流着眼泪，一言不发了。我不再问，可是心里想，胖女人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幸之事，不便诉说。我觉得蹊跷，从未看见胖女人的丈夫，来过一次豆腐摊，而别人的豆腐摊上，妇唱

往事随想

捕 蝉

金茂举

少年时光是难忘的，夏季更是少年时期的黄金时期，姥姥家在寿甯交界的大岗湾区，每年暑假至少在那里过一大半时间。

沙土地里西瓜香瓜是孩子们的最爱，午饭后便是我和表弟表姐们最期待的时刻。东头跑到西头，趁着大人们不注意，便会偷上一两个半生不熟的瓜吃。表姐告诉我，人家拴了布条或插了小旗的瓜，就不要摘了，那是别人家的瓜种，下年瓜籽的希望。

夏天，捉知了，这是一天中间最开心的环节，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材料的准备，五花八门，但是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武器。二舅家的表弟，从小就长的帅气，比我小两岁，但个子比我高。一棍长竹竿梢头绑一个铁丝圈，他会跑到那些破旧的房屋门口找些蜘蛛网，一圈两圈重复裹在铁丝圈上，那些知了，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手下俘虏。

大舅家的表姐，比我大三岁，她是这群捕蝉队伍里的领袖，自然她的装备不能太差。她用的是面团粘蝉法。这种方法同样准备好竹竿，然后将面粉弄成团，和水的面团，也是很粘的，一般知了碰到也就逃不掉的。我的捕捉工具与众不同，是因为我老是惦记着他们生产队的那两匹马。吃过午饭是暑假里最热的时候，饲养员是我一个堂舅。堂舅是个光棍，他喜欢喝酒，而且每天酒后准会有一晃，而且是打雷都要睡到准点的。这个秘密还是表哥告诉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一拨一拨溜进生产队的饲养室，拔马尾巴上的长毛，这是套知了的最佳物件了。当然，拔毛也是

夫随的情景，总是让她的脸上，时而出现一丝忧伤，淡淡的，不易察觉。

有天去菜市场，没有见到胖女人，我一打听才知道，她死了。我问，是突发脑溢血，还是心脏病，要不然前几天，我还看她在卖豆腐呢？那些卖豆腐的女人，也许对胖女人有意见，都不说话，我只好在无趣走开了。几天后，我在那个空空的拐角，看到胖女人的女儿，呆呆地站着，在那儿卖豆腐。我上前问候，询问她母亲为何去世，是意外，还是得了什么病。小姑娘告诉我，她妈妈得胃癌，已经三年多了，这次病情突然加重，高烧两天，也没有去医院治疗，就去世了。她还说，她爸爸在十年前离家出走，音信全无，她今年要参加高考，可是妈妈没有了！

我听了，内心十分难过。我想，许多人遭遇不幸，立刻精神崩溃，溃不成军。可是胖女人，在活着的时候，她沉默从容，让我感觉到惊讶。我看她时，根本看不出像个癌症患者，神态如常人，做事平静，波澜不惊。事后有人告诉我，胖女人在菜市场打拼，为生活奔波操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我听了想，她在灾难降临时，直面繁华人间烟，呕心沥血，为女儿活着，那是何等的艰辛，她生命的坚守，堪称奇迹，意义非凡，让我不敢相信。我还想，在坚守中，她重建的是为人母的生活责任，讨回的是人格尊严，让我敬佩，也难以想象。

有人说，做人要像豆腐一样，可荤素搭配，不变豆腐的原汁原味。那豆腐，就像水一样淡泊安详，形态千变万化，也永远不改温润柔美，流淌之韵。那豆腐，有着水的性情，水的本质，正如卖豆腐的胖女人，她持有的美好品质，是在身临绝境之时，仍然平凡生活，默默坚守，永不言弃，也不放弃！

很危险的事情了，东头一个表弟就是偷着拔毛时被马踢中，差点要了命的。

马从不卧睡，最多也是在下午时由堂舅拉出去打几个滚，漂漂亮，所以，有人时候，马就会打几个鼻响，发出警告。我们才不管这些呢，趁马摆动时抓几根用力一扯，就到手了，自然马的蹄子随即就到了，我们一溜烟就奔到村西头小坝上。小坝上长满了杨、柳、刺槐等杂木。

河滩上是村里的杨树林，是知了最喜欢呆的树木了。先用马尾毛做一个活套绑在竹竿的顶上，然后慢慢靠近知了，知了会用爪子去拨开套子，这时迅速套在知了的头上，一用力，活套就拉紧了，一个知了就这样到手了。没有用完的马尾毛，我便会夹在暑假作业本中，带回家，向我的同学们炫耀好多天。在靠近河边的那个麦草垛里偷一抱麦草，把捕到的知了烤了吃。我们都成了黑孩子，一转身就跳到河里了，水中的鱼虾便不得安生了。

就在这样的闹腾中，堂舅睡醒了，他说马尾巴毛少了，他会撵我们一大圈，警告我们马踢人，会要命的。我至今都不明白，他睡着了是怎么知道马尾巴上毛少了？我只知道捕蝉是捕蝉，我总有一种自己是大侠的感觉。

开学前几天，匆匆忙忙把暑假作业完成，一个暑假就被我们快乐地挥霍完了。昨晚我在梦里见到一个少年手执长杆，屏住呼吸抖动一根棕色马尾毛，我悄悄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一回头，一张和我一样的脸。再想搭讪，他拿起竹竿和装知了的罐子就跑了，越跑越远，我在后面再也追不上……

甚至鼓励他潜心创作。有了父亲的鼓励，张三更加勤奋起来，在朋友的资助下，他买了一台电脑，每天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激扬文字，写出了大量可圈可点的作品。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张三的小说开头依然是那句——听我讲个故事吧。这个看似拙劣的开头，竟然引起了小说界评论泰斗王道的关注，他在一篇鸿篇巨制的论文中连篇累牍地褒奖了张三小说开头的独树一帜。这引起了全国文坛的关注，省作协还为此专门举办了张三作品研讨会，从多方位剖析，号召全省作家向他学习。

有了评论家的赞扬，张三的小说更是名扬天下，各大报刊纷纷向他约稿，都因能刊登他的作品而欢欣鼓舞，有的还为他开设了专栏，放在头题重磅推出。这样几年下来，张三竟然通过投稿赚了个盆盈钵满，成了小城名人。即便县领导见了他，也要大老远地打招呼：“这不是大作家张三嘛，还是给我讲个故事吧！”

这天，张三受邀参加久违的同学聚会。一见到那些昔日的同学，他还是习惯性地垂下头，准备接受曾经劈头盖脸的奚落和挖苦。可同学们却话锋一转，对张三的过往大加褒奖。在酒桌上，你一杯我一杯，杯杯都夸奖他自小就是个神童。张三端起酒杯，有些激动地说：“听我讲个故事吧……”

新，层出不穷，父亲听得一愣一愣的。时间一长，父亲也拿他没办法，干脆就不再管他了。张三整天躲在角落里，用一支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勾勾抹抹，涂抹自己失意而伤感的人生。写什么呢？每每动起笔来，他的文章开头还是习惯性地调侃——听我讲个故事吧。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三躲在那个阴暗无人的角落里，用笔勾勒着自己的一生。

不经一番风霜苦，难得腊梅吐清香。经过张三的苦苦追索，他的人生发生了质的突变。他鼓起十二分的勇气，把自己的文字通过邮局寄发给报刊编辑。你还别说，张三可能走了狗屎运，他投出去的作品常常被报刊选用，汇款单如雪片般飞来。欣喜之余，更增添了他的勇气和信心，没日没夜地创作。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张三作品发表数量的增多，他先后加入省市作协，成了人人敬仰的作家。

那些汇款单兑换成一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父亲也终于改变了对他的态度，有时

凡尘一瞥

讲个故事

李忠元

桌堂里，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了，可每一门功课成绩都惨不忍睹。同学们都对他嗤之以鼻，老师简单批评几句之后摇了摇头，觉得他实在不可救药。

张三是个心大的人，这种不快只是一会儿的事儿。下课的铃声一响，走廊里又回荡起他爽朗的笑声，而且边笑边说：“听我讲个故事吧。”时间一长，同学间没有人在乎他，有的同学甚至当面取笑他。终于混到了毕业，离别之际，大家都在彼此的留言册上留言。张三的留言只有一句，还是那句铁打不变的——“听我讲个故事吧。”

走出校门，别人都冲进了高等学府，可张三却因学习成绩太差落到社会最底层。毕竟男人是要干一番事业的，可张三身无长物，干什么呢？地垄沟里的活他干不来，太累。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干，每每受到父亲的训斥。在被训斥之后，他常常对着父亲说：“听我讲个故事吧。”

讲个什么故事呢？走出校园的张三，开始对着镜子编起故事来。他的故事花样翻